서천 2018.10.26

社评：中美军事交流应为两国关系守护底线

2018-10-19 00:52 环球时报

<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8-10/13301277.html>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在新加坡举行会晤，这被广泛视为中美两军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僵持之后缓和关系的迹象。两国防长都做了积极的表态，给分析界带来了一些乐观。

　　防止发生军事冲突，这是中美关系的底线，目前看来也是双方的共同愿望。“我们需要确保当踩到对方的脚趾时，不会升级为灾难”，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的这句诠释被广泛报道，大概对应了中美管控双方军事分歧的努力。

贸易战似乎毁掉了中美关系的经贸压舱石，曾经在两国之间最脆弱、敏感的两军关系反而成了防止中美走向冲突升级的守门员。中美只要能避免军事对立，两国关系就总会有回旋的机会和空间，这一点北京和华盛顿应该都认识到了，所以有了魏凤和与马蒂斯在新加坡的握手。

然而人们当然无法忽略两人见面的不寻常背景。美国的对华全面施压，双方对南海问题南辕北辙的理解，美方取消对解放军参加环太军演的邀请，美方制裁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其主要负责人以及中方为此取消与美多项军方交往，美台提升军事互动，等等，中美防长新加坡会晤要消化上述这一切，显然是吃力的。

　　另外马蒂斯被视为美执政团队中相对温和的人物之一，他近来多次表示美方“没打算遏制中国”，只要有可能就会予以合作。但特朗普总统日前公开表示他有离职的可能性，这也为中美两军交流增添了变数。

　　西方媒体都说魏凤和与马蒂斯在新加坡的90分钟会晤中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但这没影响舆论对这次会晤赋予了较重的意义。当下无疑是中美战略互疑的高峰期，而且氛围沉重，这时候防长见面本身就产生了缓释作用，这是两国和两军倾听对方和换位思考的一个机会。

　　当然，更重要的是之后两军怎么做。现在的问题是，美军的示强行动还是距中国核心利益的承载点太近了，而中国不可能无动于衷。不是运行战略的两国防长和司令员们在现场一边博弈一边交流，而是低级别的军官和技术人员在一线操控中美关系最敏感的神经。美军如果不断增加展示其决心的行为频度和与解放军的贴近度，那么总是会让很多人捏一把汗的。

　　近日公布的一份美国军人意见调查显示，有创纪录的46%的受访美国军人担心美国将在2019年陷入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冲突方向最有可能是俄罗斯或中国，他们对此深感不安。

　　中美是两个核大国，两国在西太平洋都有很强的军力部署，两国有各自的政治决心，但显然双方都没有开展军事对抗的意愿，也都没有因为某个事端将两国拉入那种对抗的充分准备。增加军事互信、克制通过军事姿态展示政治决心的冲动，是双方都应有的冷静和责任感。

　　换句话说，中美的竞争面在上升，但不要让两国军队的表现成为那些竞争的出口。两国飞机和军舰不是应该增加近距离尖锐游戏的专业性，而是就不该有近距离比试决心和胆量的机会。两国战略决策者应有效杜绝军事摩擦的各种可能性。

　　中美防长新加坡会晤谈得不错，而南海就在旁边，希望两国防长的态度能够在那片辽阔的海域和空域中得到体现。

庞中英：2020年美国的“退群潮”才是“现存”世界秩序的地动山摇

发表时间：2018-10-23 17:10 来源：国际网

<http://comment.cfisnet.com/2018/1023/1314114.html>

2016以来到现在的两年，“现存的”世界秩序开始剧烈动摇。而未来几年，我们可能将目睹两件大事：第一，代表“现存的”世界秩序的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将受到美国等外交政策大改变的严重影响而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和困难中，一些组织可能难以存活；第二，寻求替代“现存”的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思和构建等努力可能将盛行，但其效果到底如何，不确定性很大。同时，美国也在构建另一张不是原来的“自由秩序”却类似《美墨加三国协定》的东西。各种差异较大的世界秩序主张和行动之间，将发生严重的摩擦和冲突。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0日宣布，由于俄罗斯违反了1987年前苏联与美国签订的《中导条约》（苏联与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而且违反好几年了，美国决定退出这一条约。按照规定，美国宣布退出6个月后，该条约就正式无效了。

当然，俄罗斯认为美国也没有遵守《中导条约》，美俄实属相互指责。美国宣布退出这一条约后，俄罗斯方面的初步反应是平静的。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认为，美国实际上为此准备多年，“一步步地破坏条约的基础”。

除了《中导条约》，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退出2011年生效的美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

世界核武军控形势将恶化

我的一个判断是，鉴于特朗普政府与北约（NATO）成员国之间因为安全成本分摊之间的严重分歧（特朗普参加了今年的北约峰会），美国退出与俄罗斯的关键军控条约，将对北约的未来构成严重冲击。北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跨大西洋秩序”——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支柱“将受到冲击。原来受到美国保护的欧洲国家将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恐慌中。欧洲国家的自保能力和欧盟的集体防务力量都是严重不足的。

总的来说，美国退出与俄罗斯的这两个条约，世界核武器军控形势将恶化，后果将非常严重。

在亚洲，世界核武器管控或者治理危机升级，是否将影响美国正在与朝鲜进行的“无核化”谈判？以及是否将鼓励日本等国家也走上核武器化的力量？估计，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正在拭目以待。我在这里提醒人们，这样的发展，也许是可能的。

10月20日，在威海出席第二届山东论坛的研究经济问题日本学者津上俊哉先生指出，特朗普政府将“在2019年挑战WTO”。因为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关税战”，尤其是在钢铁和铝方面以“美国安全”为理由加征关税，已经被其他WTO成员国认为违反了WTO规则。WTO将在2019年对美国的行为做出裁决。这位日本学者指出，如果届时WTO认为特朗普政府违反了WTO规则，那么，特朗普政府将会愤然，会立刻宣布退出WTO。

这位日本学者进一步指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退出WTO，将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致命一击。尤其是，如果其他国家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方面并没有有力的反应。

确实，2018年目睹了美国特朗普政府与WTO的紧张关系。如同这位日本学者，我认为，假如美国宣布离开WTO，许多国家和人们会如同现在的俄罗斯对美国退出军控条约一样并不感到吃惊，因为美国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经是走在离开WTO的路上。

2018年9月底达成的替代原《北美自贸协定》（NAFTA）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实际上是美国离开WTO的关键一步。这是美国告诉全世界，美国即将退出WTO的最强烈信号。这个《北美三国协定》不再是“自贸协定”，“自贸”不仅是在字面上而且是在实质上消失。而且，这个协定在本质上是违反WTO规则的。其规定的一些关键条款，尤其是明显针对中国等的“毒丸”条款（墨西哥和加拿大一旦与“非市场国家”谈判或者签订自贸协定，美国将惩罚他们，迫使其离开这个协定），严重违反了WTO的“非歧视性”规则，构成了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国家主权的侵犯。特朗普政府口口声声维护美国的国家主权，却不顾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主权。但墨加两国没有多少选择，不得不接受特朗普政府的胁迫。

特朗普政府离开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的行动，不但胁迫了一些国家，而且应该有追随者。这样的话，二战结束后起步的国际贸易体制、冷战结束后全面形成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可能在形式上不解体，也等于实质上解体了。

美国一旦正式退出WTO，“WTO改革”都变得没有必要了。至于“没有美国的WTO”，可能会形成，如同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后，日本等剩下的11国，仍然组成了新的贸易集团（CPTPP）。但是，这样缩小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治理上的作用将是有限的，至少是管不了美国和其追随者的。

“现存”的国际秩序是行尸走肉？

以前，人们一般习惯性的在国际秩序或者世界秩序前加上“现存的”（the existing）一词。这个说法让人忧心。这意味着，目前的国际秩序或者世界秩序迟早会不存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用行动告诉世界，这个似乎仍然“现存”的秩序是行尸走肉了，美国要离开他们。

也许，过了一些日子，例如2020年前后，许多“现存的”全球机构、国际机制、国际组织等都将经历美国冲击。

现在很多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说，前一段时间，人们讨论的是“现存世界秩序”的危机，那么现在人们讨论的焦点则是，新的秩序可能，以及将是什么样子？

这次“山东论坛”的主题是中国目前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会的中国学者张启雄认为，原有的东亚“天下观”应该“取代”从欧洲或者西方扩散过来的“主权观”，成为东亚地区整合的主导思想。而现任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Daniel A.Bell认为，中国和印度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在亚洲地区形成一种新的地区秩序。

当然，上述日本学者津上俊哉等则提出了十足的危机感，认为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探索“保护”现存的国际体制。但他及其他学者没有展开讨论，没有美国参加的多边贸易体制会是什么样。

“现存”世界秩序的危机是在2016年显著恶化，其标志是具有逆转性的历史大事件发生：英国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通过，和以保护美国主权、产业、就业、国内市场，要求美国的贸易伙伴和安全伙伴“公平”和“对等”对待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等为政治诉求的特朗普政府的上台。

我们可以说，2016以来到现在的两年，“现存的”世界秩序开始剧烈动摇。而未来几年，尤其是2019、2020，以及2021年，我们可能将目睹两件大事：第一，代表“现存的”世界秩序的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将受到美国等外交政策大改变的严重影响而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和困难中，一些组织可能难以存活；第二，寻求替代“现存”的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思和构建等努力可能将盛行，但其效果到底如何，不确定性很大。同时，美国也在构建另一张不是原来的“自由秩序”（liberal oder）却类似《美墨加三国协定》的东西。各种差异较大的世界秩序主张和行动之间，将发生严重的摩擦和冲突。

（作者为《华夏时报》专栏作者、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文章转自华夏时报）